

·自然辩证法理论·

# 科学的统一性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

廖清胜

(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重庆 400020)

**摘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从科学统一性思想出发,去阐释自然科学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和人文学术所具有的科学品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给予后者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的高度重视。科学的统一性植根于科学统一的人性。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它们都是人性渴望自由结出的智慧果实,它们在科学对象上互融、方法上互渗、精神上互通、功能上互补,从而使人类整个科学活动闪耀出真、善、美的人性光辉。

**关键词:**科学;人文;人性;自由;统一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4 - 0001 - 03

在现代社会,科学享有昔日宗教在知识界和文化界的崇高地位。科学性,是当今人们衡量知识可靠程度及专业学术价值的基本尺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我们解决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精神三大领域知识的科学统一性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将哲学社会科学真正纳入科学的金色殿堂,对其给予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的高度重视。这样做,当然不是从所谓“唯科学主义”出发,强行为哲学社会科学穿上一件“科学的外衣”,而是要从科学统一性思想出发,去阐释自然科学本身所蕴含的人文意义和人文学术自身所具有的科学品质。

## 一 各门科学都是人性结出的智慧果实

近代科学独立以后,伴随着知识的分化和文化的分裂,科学的统一便成为人类的不懈追求。但是,这种追求过去主要是将科学看成一种逻辑自洽的知识整体或一套思维、操作规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进行的。人们总是力图以某种普适的科学语言(如维也纳学派认为的“物理语言”)或某种万能的科学方法(如孔德推崇的实证方法),去建立各门科学语词和规律间的逻辑联系。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将众多的人文社会学科排斥在科学殿堂之外,造成以物理学为代表的实证科学(这里指自然科学)在知识界的“话语霸权”,由此使科学统一问题陷入困境。历史表明,走出这一困境的最好途径是将科学看成一种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方式,从存在论层面揭示科学蕴含的深邃人性,从而在科学与人性统一的基础上去把握科学自身的统一。

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出发,对人类科学活动的基础作出过论述。他明确指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sup>[1]</sup>马克思眼里的自然界是通过工业形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即通过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形成的人化自然界。因此,在这里说科学从自然界出发同说科学从人的感性出发是一致的。然而,不同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单纯理解为吃、喝、性行为等动物适应性的本能活动,在其本质上,马克思把它理解为人从自然里争取自由的能动实践活动。人通过实践不仅将自己从动物的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而且“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集中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和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sup>[2]</sup>它是人的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的概括,不仅揭示了人性渴望自由的秘密,而且还揭示了人性追求真、善、美的秘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种认识和改造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物的外在尺度,即外部事物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内在尺度,即人的智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正是这两种尺度的共同作用,

【收稿日期】 2004 - 04 - 13

【作者简介】 廖清胜(1958 - ),男,四川巴中人,重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文化哲学。

才引起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矛盾运动,并由此唤起人追求“智识的真”、“意志的善”和“情感的美”的生命激情。而科学作为人从自然里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就是人性在真、善、美的永恒追问中,对这两种“尺度”标准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自然科学,以把握物的外在尺度为己任,它确保人的活动合规律性,着重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的科学,以把握人的内在尺度为己任,它确保人的活动合目的性,着重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崇善”和“达美”的向度。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讲,科学产生、服从并服务于人争取自由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它与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自由的渴望是相通的。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科学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的同一,看到了科学蕴含着的深邃人性。

“请证明科学深邃的人性吧!”这是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当年向我们发出的呼吁,他自己也为此作出了不朽的努力。这从他对以下三个方面问题的论述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其一,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和对人性价值的确证。萨顿指出:“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会是多么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情的活动。”<sup>[3]</sup>因此,科学起源和发展的本质是人性的,“每一个科学的结果都是人性的果实,都是对它的价值的一次证实。”<sup>[4]</sup>其二,生命的最高目的与科学的真正目的是一致的。萨顿认为:“生命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sup>[5]</sup>同样,我们不能“通过科学的物质成就来理解科学,却不去思考科学的精神,既看不到它内在的美,也看不到它不断地从自然的内部提取出来的美。”<sup>[6]</sup>因为科学“努力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整个自然界,包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同自然界的联系。发现关于一般事物以及人自身的真理这样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正象人对美和善的渴望一样,是人类的特征。”<sup>[7]</sup>其三,科学的文化价值远远超出它的功利价值。萨顿非常看重科学的人文意义,为此,他强烈批评功利主义科学观,认为“如果科学只是被人从技术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那它就简直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价值。”<sup>[8]</sup>因此我们有必要“认清科学的真正意义,它在文化上的远远超出了它的全部应用价值的价值。”<sup>[9]</sup>

总之,科学的统一性深深地植根于科学统一的人性。无论是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还是以人文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科学,它们都是与人性对真、善、美的追求相通的,都是人性渴望自由而结出的智慧果实。然而,习惯上人们总是只看到科学的“求真”向度,而看不到科学的“崇善”和“达美”向度,并由此将自然科学认作为唯一的科学,而将人文社会科学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在一些人眼里,社会科学顶多只能算是“准科学”,而人文科学甚至连科学的称谓都不能提,只能被叫做“人文学科”。这些同志不

了解人类科学活动的宗旨就在于围绕人性对真、善、美的追问,达成对人类实践活动中“两种尺度”标准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这就不可避免地将科学的两种向度机械地割裂开来,造成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人为分裂,引起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矛盾冲突。当然,各门科学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各有侧重的。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是以求取自然世界的“本真”为目的的描绘性的科学(描绘一个现实的宇宙世界图景),那么,社会科学则主要是以求取社会秩序的“至善”为目的的建构性科学(建构一个合理的社会经济、政治秩序),人文科学就主要是以求取人的心灵“完美”为目的的超越性科学(超越人的动物性存在)。但是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区分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科学对自然世界和人的世界任何理论性的“描绘”、“建构”和“超越”,都必须以其正确的事实判断为前提、合理的价值判断为依据,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每一门科学都是人性结出的智慧果实,都闪耀着真、善、美的人性光辉。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的精神就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认识自然领域、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的一切真实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现实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善、美,去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一句话,科学的精神是一种自由精神。

## 二 没有同自然科学相对立的人文科学

当今时代,由知识分化而引起的文化分裂,集中表现为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他们中都有不少人认为科学的世界是一个事实的世界,人文的世界是一个价值的世界,科学对自然事物的描述与人文对精神现象的解释不仅对象不同、方法相反,而且追求各异、功能相悖。于是乎,“科学”与“人文”之间有了严格的“划界”,自然科学与人文学术的对立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然而,正如萨顿所说:“没有同人文科学对立的自然科学,科学或知识的每一个分支一旦形成都既是自然的也同样是人的。”<sup>[10]</sup>当然,也没有同自然科学对立的人文科学,当今时代的人文学术研究活动一样具有科学的品质和科学的风格。因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象互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出发不仅阐明了科学的人性基础,而且还阐明了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其研究对象上的统一。事实上,由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实践、工业)而引起的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化和历史的自然化双向运动过程。故此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

为叙述的方便,本文除个别地方特别指明外,一般不对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作严格区分。文中所出现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人的科学”、“人文科学”、“精神科学”、“文化科学”等概念,均泛指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另一部类学问。极个别学者甚至认为社会科学连“准科学”都谈不上,“社会科学”的提法是“唯科学主义”的表现。(参见江晓原:“社会科学”与“唯科学主义”。<http://www.shc2000.com/wh1.htm>)

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sup>[11]</sup>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把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统一于历史科学中。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sup>[12]</sup>相应地,我们也可以说:人类史,即所谓人的科学。由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相互制约,一方面,“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地就是人的感性。”另一方面,“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人的本质力量,“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sup>[13]</sup>马克思这一经典的科学统一性思想,在今天已经为生态伦理学、历史自然学、数理语言学、等文理兼融的现代交叉科学的蓬勃发展所证明。

2.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互渗。“自然需要说明,历史需要理解”,这是狄尔泰的一句名言。狄尔泰本人就曾为抵制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与科学统一观而竭力论证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的特殊性,主张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科学二分法。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将狄尔泰所创立的解释学方法看作是对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意义性理解的基本方法,并据此与自然科学中运用数学、实验工具对自然事物进行因果性说明的方法相区别。然而,曾几何时,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解释、宇宙学的“人择原理”等,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解释学方法。而一向被认为难于通过数学方法而达到定量说明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如今却也大规模地使用了量化研究方法,产生了数理逻辑学、数量经济学、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数理心理学、数理语言学等定性理解与定量说明相结合的新兴学科。这表明仅仅以科学方法来对不同门类的科学进行划界只能是相对的,因为说明的方法与理解的方法同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必需,“人文社会现象的理解需要说明,自然现象的说明也需要理解。”因此,“人文社会科学能否实现其科学化、合理化,在其方法论上,既无须仅仅依靠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标准和方法的规范来获得,亦无须通过用理解来克服或消融说明的途径来达到。<sup>[14]</sup>

3.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精神互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自的精神追求,人们一般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来加以区别。科学精神是人的理性力量外化的表现,它主要指向外部世界,强调其客观性、规律性、真实性、和谐性等;人文精神是人的生命意志实现自我超越的表现,它主要指向人类自身,强调其主体性、理想性、价值性、完美性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各自追求虽有这些不同,但它们实际上是相通相依的。一方面,科学精神它看似指向外部世界,实质上是指向人,为了人;它看似只关注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等客观性问题,实质上它是以此来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关注人在世界的地位、价值和意义,以求得“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这种意义上讲,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特殊的人文精神,或者说科学精神中内蕴着人文精神。另

一方面,人文精神对人生意义、价值的把握,也有其现实基础,它在关注人的同时,也要关注外部世界,关注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类理性在塑造道德伦理、艺术思想、哲学原理、社会规范这些人文精神要件时,同塑造科学精神一样,也要追求其客观性和真实性。否则,它就会陷入纯粹的主观臆想或空想,丧失其对人生的指导作用和感召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也是相通的,人文精神中也内蕴着科学精神。只有这样认识问题和把握问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才会牢牢地奠定于人性追求真、善、美的生命意志基础之上,并共同统一于人的自由精神之中。

4.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功能互补。科学有描述和规范两大基本功能。描述是科学的认知功能,其指向的对象是事实世界,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问题;规范是科学的实践功能,其指向的对象是价值世界,主要解决世界“应如何”的问题。应该说,科学这两方面功能是互补统一的,然而习惯上,人们总是站在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立场上,认为科学(这里主要指自然科学)不可能也没必要从“是”中去推出“应该”,进而只承认科学的事实描述功能,否认其价值规范功能。反过来,一些人文学者也视他们对价值世界、意义世界的探索为人文学术的“专利”,而将科学家对客观真理的追求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僭妄”。如此这般,科学对事实的真理性描述与人文对价值的合理性规范就成了一对难于调和的矛盾,而据此否定人文学术的科学地位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自然科学的价值规范功能及人文教化意义不说,单就人文学术本身来讲,它也是事实描述功能与价值规范功能的统一。这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人文社会现象是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认识活动与评价活动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导向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sup>[15]</sup>当然,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受各自研究对象性质的决定,它们在科学两大基本功能上各有侧重,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讲它们在这里存在分工,但从科学统一性的角度看,这种分工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又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这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在描述与规范两方面功能的互补统一,同时也表明了人类整个科学活动“求真”、“崇善”、“达美”的互补统一。

#### 【参 考 文 献】

- [1][2][11][13]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5、53、85、85~86.
- [3][4][5][6][7][8][9][10](美)乔治·萨顿. 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38、49、9、10、20、141、51、49.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0.
- [14][15]欧阳康. 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 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376、305.

(责任编辑 许玉俊)